

上善若水 高山仰止

——深切悼念冯钟豫学长

○董哲仁（1966水利）

编者按：冯钟豫先生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学成毕业。1938年参加湘黔滇师生步行团，由长沙跋涉至昆明。其父冯景兰教授曾任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1948年秋，赴台协助修复战时损坏的水力发电厂，自此留居台湾，献身台湾水利工程建设和教育事业。2007年由台湾“行政院”院长颁发终身成就奖。2012年2月15日，冯钟豫先生在台北去世，享年95岁。本文为4月30日台北冯钟豫先生追思会上作者的书面发言。

前几日我收到台湾姚长春先生发来的邮件，得知冯钟豫先生仙逝的消息。望着我案头摆放的2003年与冯老的合影，黯然神伤，不禁落泪，悲痛的心情不能自己。



作者与冯钟豫先生（左）2003年于北京

今年春节前后，心情一直忐忑不安。二十多年来，每年年底，我都会最先收到冯老的新年贺卡，另附一封用正楷字体书写的信件，年年如此，无一例外。去年的信中，冯老告诉我他在养老院的生活境况，说生活起居尚感适宜。老人家还说已经把印有我小孙女董菡照片的2010年台历摆放在床头，常看看在我家曾见过的“可爱小朋友”。去年底，我没有收到冯老的贺卡，一直等到春节后依然没有消息。海峡阻隔，又苦于没有通讯手段，令人焦虑不安。直到最近，我才得到先生仙逝的消息，实在令我震惊与悲伤。冯老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缅怀之情油然而生。

冯老长我26岁，1939年清华大学毕业，先于我27年，论年龄冯老是我的父辈，论学历是我的老学长。1991年，冯老到北京参加碾压混凝土国际研讨会，我时任会议秘书长，与冯老初次见面，他诚恳谦和，温良恭俭，一派长者之风，令人折服。我们交谈甚为投机，可谓一见如故。自此开始了我们长达21年的忘年之交。

1991年两岸关系尚未完全解冻，但是水利交流却领先于别的行业，一股暖流在民间渠道中涌动。在那次碾压混凝土国际研讨

□ 怀念师友

会上，我与冯老探讨了两岸水利科技交流的可能性。可以说，这是两岸水利界代表的首次接触。次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咨询业大会上，我与中兴工程顾问社董事长程禹先生首次见面并详谈，就两岸交流深入交换了意见。经多方努力，最终由冯老、程禹先生、已故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梁瑞驹院长和我在北京达成一致，共同促成了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海峡两岸水利科技交流促进会。此后，研讨会延绵不断，议题新颖，代表广泛，吸引了众多青年才俊参加，至今为止17年，历经十五届。轰轰烈烈，经久不衰。冯老几乎参加了每届研讨会。先生自己说，他的到会为的是助威支撑。2008年10月，91岁的冯老来京参加第十二届研讨会。开幕式上，冯老神清气爽，正襟危坐在代表席第一排。会议主席说，冯老来了，我们作为学生晚辈谁能不来？他是我们的一面旗帜！两岸代表肃然起敬，全场掌声雷动。冯老以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推动了两岸水利界的合作，他是两岸水利交流的开创者和推动者。饮水不忘掘井人，两岸交流，冯老功不可没。

1995年我应中兴工程顾问社的邀请到台湾讲学。甫至饭店，冯老亲自看望，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随后陪我到台湾大学讲学，又参观故宫博物院。2002年11月我第二次赴台，参加在成功大学召开的第七届研讨会，85岁高龄的冯老和程禹先生、李树久先生、张斯敏先生几位中兴的老朋友专程到高雄机场接我，令我惶恐不安。会后，冯老亲自陪我拜会嘉南农田水利会，游览台南市容，晚上参观台南夜景，在街头吃“度小月”的担仔面。冯老谈笑

风生，竭尽地主之谊。回到台北，又莅临我的学术报告会，多有鼓励。

自1995年，借参加研讨会的机会，我与冯老分别在北京、沈阳、广州、台北等地多次晤面。每次见面，无不推心置腹，促膝长谈，家事国事天下事尽在其中。记得2004年参加在广州的第八届研讨会。一见面，冯老便从手提包中掏出一板巧克力，说是送给小朋友。那是2003年老先生到北京见过我的小孙女，当时老人家还兴致勃勃地为我和我的太太、孙女拍下一张合影，至今仍陈放在我的案头。

记得那次我把新出版的学术专著送给冯老时，冯老露出笑容，欣慰之余又对我寄予更高的期许，要我写出“传世之作”，奉献社会，流传后世。记得当时冯老很崇敬地回忆起他的伯父、20世纪中国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认为冯友兰先生最为可贵之处是在遭受批判、降级为4级教授之后，仍然坚持研究工作，从不懈怠。到1980年，冯友兰先生85岁高龄时，开始《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的写作，历时10年，用口述方式完成150万字的巨著。1990年7月完成，11月与世长辞，享年95岁。冯老告诉我，冯友兰教授常引用孔子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冯老的寓意是勉励我们晚辈要以毕生精力去探索真知，追求科学真理。

冯老视我为知己，多次谈起他的家世和个人经历，吐露心曲。特别说起抗战胜利后，他在政府资源委员会水电总处供职，1947年台湾电力公司向水电总处借调技术人员去台湾协助修复战时受损水力发电厂，水电总处派遣他到台湾支持。临行前，时任水电总处副总工程师的张光斗先

生对他说：待国内局势安定后，总处会尽早调你返回。1948年底冯先生奉命赴台，不久国内局势巨变，海峡阻断，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轨迹。他和夫人王楫女士留在台湾定居，为台湾的水利建设奉献力量，而他的父辈和兄弟姐妹都在大陆。海峡阻隔，音信渺茫，三十多年，思乡之情剪不断、理还乱。直到台湾开放大陆探亲，1988年秋冯老回到大陆，与在北京的老母亲和诸弟妹团聚，探望伯父冯友兰先生，祭扫父亲冯景兰先生墓，圆了骨肉团圆的思乡梦。冯老循孝道，重情谊，恪守孔孟之道。先生回大陆不久，就看望了当年的老长官张光斗先生和覃修典先生、西南联大老师施嘉炀教授，探访在美国丹佛进修的同事周太开先生以及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同学故旧何家濂、仝允杲和吴以敦先生。老人家对母校怀有深厚感情，于1993年和1999年两次专程到北京参加清华校庆活动。1999年那次聚会是冯老所在的清华新制十一级毕业60年，到清华园工字厅聚会校友约四十位，其中土木工程学系四位。老人家深情地回忆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深情厚谊溢于言表。回大陆探亲后，冯老耳闻目睹大陆的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水利水电建设成就，由衷感到高兴和钦佩。老人家考察过三峡工程，多次向我询问工程进展情况，十分留意各项技术进步，促进两岸的技术交流不遗余力。

2008年应是我与冯老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一次长谈。老人家回忆起1963年刚刚建成的石门水库工程遭遇台风袭击，先生时任副总工程师，面对巨大风险，临危不乱，留守坝区，与大坝共存亡，现场指挥排险，终于化险为夷，共渡难关。记

得谈话时，老人家神态淡定，对于44年前令他终生难忘的往事如历历在目。我想，在危难面前，先生的学识、智慧和勇气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他的敬业、奉献的人格魅力，更是凝聚人心的力量。重温历史，使我对先生更加敬重。

庄子曰：“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先生生于国家危难之际，生在大陆，定居台湾。心系大陆，热爱宝岛。致力水利，奉献社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人师表，桃李芬芳。坦荡君子，高山仰止。享有天年，功德圆满。今驾鹤西去，遥祝冯公冥福。

中科院寒旱所研究员 叶柏生因公殉职

2012年8月22日，叶柏生在黄河、长江源区冻土水文选点考察过程中，车辆行至青海省曲马莱县境内距不冻泉50公里、海拔4500米的高原公路时，因交通事故不幸因公殉职，年仅48岁。

叶柏生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88年9月取得原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阿拉斯加费尔班克斯大学水与环境研究中心、日本东京大学土木工程系、德国马普学会气象研究所做高访学者，1999年受聘为研究员。曾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2008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